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14158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14155

出版时间：2006-11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法.巴尔扎克

页数：172

译者：傅雷 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内容概要

葛朗台是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。在不同时期，他通过行贿投机、造谣欺骗、囤积居奇等多种手段获得快速增长财富的机会，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：吝啬、贪婪、狡诈和冷酷。

一、吝啬。

葛朗台腰缠万贯却吝啬至极。

来了亲戚，他不让加菜，竟叫佃户打些乌鸦来熬汤；妻子卧病在床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破费钱财；女儿过生日，他要“大放光明”，也不过是点了两支蜡烛。

二、贪婪。

葛朗台是个极端贪婪的人。

在他眼里，金钱高于一切。

“看到金子，占有金子”，成了他的嗜癖。

无论是像老虎一样扑向黄金妆匣，还是他临死前长时间地盯着金币，这些细节都让读者看清了他的贪婪之心。

三、狡诈。

葛朗台聪明透顶，深藏不露。

在与人做生意时，他装聋作哑，诱使对方上当；同时，他擅长运用囤积居奇、商业投机等狡诈手段来为自己敛财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活跃于经济领域的狡猾的大资产者的写照。

四、冷酷。

葛朗台除了金钱以外，对任何人都冷酷无情。

无论是他对弟弟破产自杀的无动于衷，对侄子走投无路的漠不关心，还是对妻子的满不在乎，对女儿的冷酷无情，都在告诉我们：拜金主义已使葛朗台心理扭曲，除了发财的快乐以外，他体验不到任何幸福。

葛朗台的形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吝啬鬼的典型。

欧也妮的形象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和赞美之情来塑造的。

与葛朗台恰恰相反，她是那个“金钱王国”里的特殊存在。

她拥有巨额的财产，但人类的自然品质尚未为金钱所改变。

当她得知查理身无分文而又急需用钱时，毅然拿出自己的全部金币赠给他；为了父亲，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，遗产的继承权。

父亲死后，她成了继承人，慷慨解囊，办了不少公益和虔诚的事业，兴办教会小学、养老院、图书馆、装修教堂、资助女仆。

人类之温情在欧也妮身上熠熠生辉。

和对金钱一样，欧也妮对爱情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于世俗，对爱情虔诚的程度完全超脱了金钱的制约。

她深深地爱着查理，当查理亲手把她用整个心灵建造起来的爱情天堂捣毁时，她仍然忍受了痛苦，拿出“巨款”来阻止债权人宣布叔父破产，成全了背叛者的幸福。

但是，欧也妮这个天真淳朴的姑娘却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。

她人在金子堆里，而精神却在极度贫穷之中挨日子；“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，她在世等于出家，天生的贤妻良母，却既无丈夫，又无儿女。

也无家庭”。

她悲苦凄凉的生活道路有力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条规律：“在人的道德变成买卖对象的地方——没有学会出卖感情的人，金钱就成为苦难和灾难的最大根源。

”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作者简介

巴尔扎克（1799-1850），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。

毕生最重要的作品——卷帙浩繁的巨著《人间喜剧》在小说史上占有突出地位。

《人间喜剧》分《分析研究》、《哲理研究》、《风俗研究》三部分，由九十多部作品组成，从不同侧面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，反映出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历史趋势，再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貌。

其中，代表作为《欧也妮•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等。

一百余年来，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称赞他是“超群的小说家”、“现实主义大师”。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章节摘录

中产阶级的面目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，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，最荒凉的旷野，最凄凉的废墟，令人悒郁不欢。

修道院的静寂，旷野的枯燥，和废墟的衰败零落，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。

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，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，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，一动不动的，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，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。

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。

一条起伏不平的街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。

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暗得很，可是颇有些特点：小石子铺成的路面，传出清脆的回声，永远清洁，干燥；街面窄而多曲折；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，坐落在城脚下，属于老城的部分。

上了三百年的屋子，虽是木造的，还很坚固，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，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。

你走过这些屋子，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，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，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，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，木料支架的屋顶，年深月久，往下弯了；日晒雨淋，椽子已经腐烂，翘曲。

有些地方，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，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，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。

再往前走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，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了的：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。

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，表示他们是旧乡绅，掌握过当地的行政。

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。

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，摇摇欲坠的屋子，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；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看得出遗迹。

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，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。

宽大低矮的店堂，没有铺面，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，没有橱窗，可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。

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，简陋的钉了铁皮；上半截往里打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老是有人开进开出。

门旁半人高的墙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落，夜晚装上，外加铁闩好落锁。

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，就靠大门的上半截，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，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。

半人高的墙壁下面，是陈列商品的地位。

招徕顾客的玩艺，这儿是绝对没有的。

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鲐鱼，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椽木上挂着黄铜索，靠墙一排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。

你进门吧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白围巾，手臂通红，立刻放下编织物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，对你或者冷淡，或者殷勤，或者傲慢，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，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。

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；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。

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他能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。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，一场雨水教他亏本：酒桶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，市面是由天气作主的。

种葡萄的，有田产的，木材商，箍桶匠，旅店主人，船夫，都眼巴巴的盼望太阳；晚上睡觉，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；他们怕风，怕雨，怕旱，一忽儿要下雨水，一忽儿要天时转暖，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。

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，争执是没得完的。

晴雨表能够轮流教人愁，教人笑，教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黄金一般的好天气”这句话，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。

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金子下来了。”

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。

在天气美好的季节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。

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，一方小园地，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。

买进，卖出，赚头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，说长道短，刺探旁人的私事。

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。

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决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。

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，那些无从窥测的，又暗又静的屋子，并藏不了什么秘密。

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：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吵架拌嘴。

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。

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，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。

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，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，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。

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，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——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的消灭了——的遗物。

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，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。

拐弯抹角的走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。

在内地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分量的；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。

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头，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识得字，能写能算。

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。

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跑到区公所。

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，就三钱不值两钱的，即使不能算正当，至少是合法的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，一座老修道院，和几块分种地。

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，前进分子，共和党人，关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。

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包庇从前的贵族，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；商业方面，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，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，弄到了手。

拿破仑当执政的时代，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；拿破仑称帝的时候，他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。

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，因为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他有红帽子嫌疑。

葛朗台丢掉市长的荣衔，毫不惋惜。

在他任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。

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，占了不少便宜，只完很轻的税。

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，靠他不断的经营，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，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。

总而言之，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六年。

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，他的女人三十六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

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，想安慰安慰他吧，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，先是他丈母德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德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，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，冉蒂耶太太的：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三个老人爱钱如命，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，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。

德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霍，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。

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，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。

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，他成为本地区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

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院的窗子，门洞，彩色玻璃，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，既可付捐税，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

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牧场，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。

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。

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。

至于他现金的数目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。

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，替葛朗台放债的，另外一个德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合式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分些好处。

在外省要得人信任，要挣家业，行事非机密不可；老克罗旭与德·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，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，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力何等雄厚。

<<欧也妮·葛朗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